

# 中国



# 皇帝皇后

#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末代皇后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80723 - 146 - 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 - 80723 - 146 - 7/I · 46

---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皇后婉容 .....   | (1)  |
| 第二章 | 后妃醋海 .....   | (27) |
| 第三章 | “妃子革命” ..... | (43) |
| 第四章 | 伪满皇后 .....   | (59) |
| 第五章 | 打入冷宫 .....   | (70) |
| 第六章 | 死的解脱 .....   | (84) |



## 第一章 皇后婉容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先后出现了二百一十九位“真龙天子”。这些人间帝王都有权广置“后宫佳丽”,因此才有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之说;拥有“嫔妃三千”的好色之君也是有的。然而,每代帝王大抵只立一位皇后,很少有立两位或三位的。所以,若论我国封建社会的皇后,也不过二、三百人罢了。

皇后,固然是嫔妃之中最尊贵的女性,在历史上也曾出现如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那样的“贤内助”,她们以自己的识见协助丈夫秉政治国;在历史上还曾出现如慈禧那样的皇后,利用自己的地位篡权窃国,成为中国大地的实际主宰者。然而,更多的皇后并不能以她们荣华富贵的胭脂掩埋哀怨的泪痕,她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被污辱者、被践踏者、被玩弄者。同治帝的嘉顺皇后活活饿死在金壁辉煌的深宫之中,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例证。

婉容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她的悲惨的一生告诉人们:那个吃人的制度怎样毁灭了数以万计的具有聪明才智的妇女。对于今天的女青年也能起到一点警诫的作用:如果有谁仍是一味孜孜以求地追逐名誉、地位和物质享受,那就绝不会赢得真正的爱情,而且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可悲的下场。这是溥仪先生在他的后半生中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也是我们立意要为婉容写一篇传记的原因。

公元1922年12月1日(旧历十月十三日),这是溥仪“大婚”的日子,也是清室的最后一次帝婚。就在这次大婚中,溥仪娶了一后一妃。皇后叫郭布罗·婉容,字慕鸿;淑妃就是文绣。

婉容是达呼尔族人,原籍在黑龙江省龙江县牯牛屯,其曾祖父长顺曾任清代吉林将军。其父荣源一直管理着祖传的房产和地产,在吉林省农安县就有土地近三千垧。其母爱新觉罗·恒



馨是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婉容恰和溥仪同年，册封为皇后时年方十七。这位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是旗人中名闻遐迩的美人。她杏眼玉肌，黑发如云，婷婷玉立，姿色迷人。据当时能够接近皇后的人说，婉容不但相貌娇好，而且仪态不凡，举止端庄，谈吐文雅，琴棋书画样样都通，实在是一位百里挑一的有教养的才女。

不过，婉容的“成名”，不是因为美丽，也不是因为才气，而是在“皇后竞选”中获胜的缘故。

1920年，溥仪刚刚过了十五周岁生日，太妃们便把他的生父醇亲王载沣和十位王公召集起来，商讨他的婚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除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因素外，其最主要原因是，几位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人当皇后，因为这将关系到她们各自将来的地位。围绕在“六宫之主”的皇后宝座上的权力之争分成两派：敬懿、荣惠两大妃和溥仪的六叔载洵主张选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端康太妃和溥仪的七叔载涛主张选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婉容。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后由小皇帝溥仪“钦定”——画圈。

说来这场争斗由来已久，从溥仪进宫起，同治皇帝的瑜（尊号为敬懿）、璿（尊号为荣惠）二妃与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和瑾妃（尊号为端康）就对这位三岁的小皇帝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谁都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谁把小皇帝拉到自己的一边，谁就争到了国家最高统治权。按慈禧太后遗嘱所训，溥仪是“承继同治，兼祧光绪”，那么敬懿和荣惠太妃理所当然地为后宫“正宗”，但由于隆裕是当朝太后，全无顾忌，竟把同治的妃子打入了冷宫，牢牢控制了小皇帝。隆裕太后死后，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又指定端康太妃主持宫中事务因此敬懿太妃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于是，在溥仪选后问题上，敬懿太妃联合荣惠太妃同端康太妃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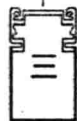
溥仪选后的消息传出后，满蒙旧臣、世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们，展开了一场旋风般空前激烈的大争夺、大竞赛。窈窕淑女的



玉照成掣地不断地送进了紫禁城里，供皇帝和太妃挑选。经过几番挑选、淘汰，最后只剩下四家：即蒙古王公阳仓扎布、都统衡水、荣源、端恭。到底立谁为后，太妃们始终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没办法，只得将照片送到养心殿，由溥仪“钦定”。

养心殿西暖阁的御案上，不规整地摆着四张照片，十几岁的小皇帝看了这张，又看看那张，一会儿又将照片摆成一排，象摆纸牌似的玩赏。在他眼里，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象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看着看着他不觉笑了起来。此刻，他还没有能力把即将选定的皇后和自己今后的生活、命运联系起来。他边笑边摇头，突然闭上眼睛，不加思索地摸起一张照片，然后用铅笔在背面画了个圈。

这是端恭十二岁的女儿文绣，这正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照片很快转到太妃们手中，一场激烈的争论展开了。端康太妃恼羞成怒，指着溥仪圈选过的文绣的照片说：“瞧这孩子长得不得俊，家境又不好，一脸的孩子气，怎么能当皇后！”又拿起婉容的照片给敬懿、荣惠两位太妃看，然后说：“瞧这闺女，容貌美丽，家境殷实，带着个有皇后福份的样儿。”她转过头，对载沣说：“让皇上重新‘钦定’吧！”。敬懿太妃急忙拦住说：“皇上已经在文绣的照片上画过圈，皇后已经选定了，怎么能随随便便不算数呢！”端康太妃脸色一沉，对载沣坚决地说：“就这么着，王爷快去劝皇上吧！”敬懿太妃迅速站起来说：“不行！”这下惹怒了端康太妃，她尖刻地叫道：“这个家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不用老端着同治爷在世时宠你的那个美人儿架子放不下，也不看看如今是什么时候了！”敬懿太妃被刺疼伤处，十分伤心难过，泪珠在眼中打转，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荣惠太妃提出了一套折衷的办法：“两位姐姐谁也别难过，也别气恼，还是让王爷再去问问皇上，到底立谁为后，倘若皇上硬是要选文绣，只好是她有福，倘若改选了婉容，文绣也别再退回去，就留在宫里，册封为妃，岂不两全其美。”端康太妃认为有理，便冲载沣使个眼色，冷着脸说：“王爷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办吧！”说完，转身离去，把





敬懿和荣惠两太妃丢在那里。

摄政王载沣，根据端康太妃的眼色和说话的语气，知道是要他一定劝皇上重新选婉容为后。虽然他认为端康太妃有点太专横，但又不敢得罪，于是一路小跑地来到养心殿。他不等太监通报，便径直进入殿内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皇——皇上快拿笔来。”然后，一边把照片往御案上放，一边说：“皇上再——再好好瞧瞧。”他把“好好”两字说得很重。溥仪被弄得莫名其妙，便命其坐下回话。载沣将太妃们的争吵情况叙说了一遍，最后强调说：“端康太妃的意思是要皇上在荣源家的女儿婉容的像片上画个圈，立婉容为后。”

溥仪听完载沣的话后，满不在乎地从笔筒中取出一支铅笔，拿在手里，一边摆弄一边说：“王爷何不早说，反正画个圈也不费什么劲，再画一个就是了。”说完，拿起婉容的照片就要画，在铅笔刚刚触及到照片的一瞬间，他突然停住了，心想一个皇后也就行了，还要选个妃子，真是多余。于是他用手中的铅笔不停地敲着御案。载沣见状，十分着急，两只脚不停地走来走去，头上的顶戴花翎也跟着乱颤。溥仪看看急不可耐的王爷，笑着问：“选了皇后，还一定要选妃吗？”载沣赶紧回答：“当然，皇帝亲自圈选过的闺女，再放到民间，确实有失国体，再说敬懿太妃也定是不依，按祖制所定，后妃乃皇帝必备之。”溥仪一听，既然祖宗都是有后有妃，自己何不依了太妃和王爷，讨得他们欢喜，自己又行使了皇帝的权力。于是，他拿起铅笔毫不犹豫地又在婉容的像片上画了个圈。

溥仪的终身大事在太妃的操纵下，以两次画圈宣告了结果。

据《我的前半生》一书所载，溥仪的“圣裁”不是在两人，而是在四人中间进行的。他说：“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溥仪便“不加思索”地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个铅笔圈儿。但是，端康太妃不满意，说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叫王公们劝





溥仪重选，于是，溥仪又顺从地“在婉容的像片上画了一下”。结果自然又是喋喋不休的争论。折衷的办法便是立婉容为后，文绣为妃，她们两人的命运便这样决定了。

在溥佳的回忆中曾谈到，连当时军政界的实权人物，如徐世昌、张作霖也来提亲，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在1921年的旧报纸上找到一条关于清帝婚姻问题的消息，其中就谈到徐世昌提亲的事情：

……襄岁本有人提议，以今大总统徐东海之女公子许配宣统，以东海名门与全国惟一无二之老世家，结秦晋之欢，本属门户相对，乃荏苒数年，尚未定局。

由此可见，婉容的“竞选”成功，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正中了我我国古语中的一句话：“福兮祸所伏”，婉容的中选，恰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场锣鼓。

婉容中选之后，便成为社会舆论的猎取对象。因此，早在她入宫之前，就由于小报的传播而闻名于世了。

1921年9月10日的《顺天时报》上登载了一条题目为《宣统怕熏皇后》的消息，内容滑稽可笑。其文云：

地安门外帽儿胡同门牌十二号，居住者系一炸麻花作坊，每日不分昼夜工作。但炸麻花冒出的油烟飞扬熏鼻，附近一带气味煞是难闻。惟该作坊与清宣统之未婚皇后邸邸紧相毗连，以致该府所受影响较他处为尤甚。虽欲将其驱逐，卒因碍于约法上赋予人民居住自由权之规定，故不克如愿。事为宣统帝闻悉，深恐此项油烟有碍卫生，熏及皇后头脑。故于昨日密谕内务府，令优给该麻花作坊迁移费，劝其迁往他处营业，以期两便云。

现在，象这种消息只能作为趣闻姑妄听之了，至于它是否属实已经无从稽考。不过，就在报纸登载那条消息前后，“帽儿胡同荣宅因清室宣统帝大婚之期在迩，銮舆出入诸多不便”，曾“觅工改修”，兴了一番土木，把“荣宅”升格为“荣公府”（荣源



在女儿中选后即被封为“承恩公”),这却是当时就核实了的事实。

此后不足半月,婉容的胞兄、胞弟也得到了实惠。报上发了《皇亲得赏参领》的消息:

清皇亲荣源因伊子润良、润麒二人得赏护军参领,昨初四日早晨进内谢恩。

不久,报上又登出荣源家将为皇后的生日大肆操办的消息。题目是《清后千秋》:

阴历九月二十九日为清后千秋,虽尚未入宫,然受贺礼节与已入宫之皇后同仪注。千秋日当然受贺并召梨园子弟入后邸演戏,而后之父母兄弟皆得邀赏听戏之荣。闻余叔岩、杨小楼等奉召入内演戏云。语云“随夫贵”,此之谓也。惟女子命中有此种依人富贵之运,去年今日相去若天渊矣。

看来,整个荣源家都因女而获实惠了。如果说这是荣源家的“幸福”,那么,这幸福不正建筑在女儿的痛苦之上吗?当然,这一点是在十五年后才逐渐看得分明的。

婉容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礼遇的女性。这种礼遇主要有以下几项:纳采礼,即皇帝派人把采礼送到女家,是在1922年10月21日(旧历九月初二日巳刻)举行的;大征礼,即皇帝派人到女家告知成婚日期,是在1922年11月12日(旧历九月二十四日巳刻)举行的;册封礼,即皇帝派人到女家送达“宝册”,从此,婉容便有了皇后身份。此礼在1922年11月30日(旧历十月十二日丑刻)举行的。这些礼仪都有一大套相当隆重的繁文缛节,这里,我们就不去细说了。但是,最后的大婚迎娶之礼,是应该详尽交待一下的。于是,我从当年的报导中选择了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一篇着重报导了迎娶之礼的外观和规模;另一篇则着重报导了皇后在迎娶中的活动。因为都是新闻记者在现场采写的新闻,比较详尽又真实可靠。

一篇报导的题目是《清帝婚礼之所闻》,登在1922年12月



3日的《实事白话报》上，摘录如下：

旧历十月十二日夜（即十三日上午十二钟），清室恭迎皇后，自东华门中门出。门上钉有门神（即神荼郁垒），神武门、景运门、乾清门皆有门神。彩饰门首扎一大彩场，场柱以黄绸扎作龙形，左柱悬一红纸牌，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门之左右，装水月电灯四个，并有军警两排在此守卫（着大礼服）。

迎亲次序，首先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次为警察厅马队；再次为保安队马队；再次为军乐两班；再次有黄缎银顶轿一顶，黄缎银顶车三辆（无人乘坐），銮驾七十二件，又黄亭四驾（亭内装印凤冠霞帔等），宫灯六十个，清室官员暨民国军警方面派去照料人员等；其后为警察保安队，步军统领衙门步队，又军乐队两班；后为正、副天使（正为庆王、副为郑王），一捧圣旨，一捧圣节；最后系皇后所乘之金顶凤舆（三十二抬），左右前后除民国军警护卫外，更有清室官员三十二名随从。

由东安门出北向，经北池子，往西北进三座门，过景山东街，出地安门中门地安门大街，入帽儿胡同，西至皇后邸。

邸门扎彩场，后父、后之兄弟等已在门外跪接圣旨、圣节。后之父兄随天使后入内，凤舆亦一同入内。

约十分钟之久，即出帽儿胡同东口，走南锣鼓巷向东，经北皇城根宽街，南行过大佛寺、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进东安门大街，渡桥入东华门，时为三点四十分。

经过路线以黄土垫道，马路两旁满布军警，沿途观者有数万，更有无数汽车、马车、洋车之中外男女等前往参观。

清皇后凤舆出宫时为整十二点，出宫以前，宣统升



乾清宫，送风舆。又王公大臣派往后邸者，皆乘朝马从神武门出，先至帽儿胡同。

庆贺瞻礼人均登名簿，第一入者为溥珣。最后者为聂宪藩，共有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西洋男女瞻礼者约二十余人，中国女子三人，议员约二十余人。武员著民国大礼服及文职著燕尾服者约二十余人。其他或系清室官员，或系旧臣遗老，均著清制礼服。

景运门两旁皆燃羊角双喜字立杆灯五十对，南路铺厚棕地毯，转至乾清门，并有仪仗器具。普通观礼人员及外国人均在景运门外。

另一篇报导的题目是《清帝、皇后举行大婚礼之仪式》，登在1922年12月3日的《小公报》上。摘录如下：

旧历十月十三日寅时，清室溥仪仍照皇帝制度举行大婚礼，民国大总统及外省大吏，遣使送礼致贺之盛况仍自可观。兹闻昨日大婚礼奉迎皇后入宫之仪式如下：

宣统于子时升乾清宫，遣派使臣及福晋、命妇四人，率领女官，敬陈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设于风舆内正中，毕；敬谐坤宁宫东暖阁，铺设龙凤喜床；复将珠宝金银米谷等物装入宝瓶内，将宝瓶安设龙凤喜床上正中，俟皇后入宫降舆时，由福晋敬谨将宝瓶递与皇后；福晋、命妇等各执如意一柄，安设喜床四隅，毕，即率女官等出神武门。

至皇后邸，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御龙凤同和袍。俟风舆至，福晋等燃藏香，向风舆内熏绕一匝，复熏盖头（即锦帕），毕。将风舆内如意移置于旁，请皇后执苹果、如意、搭盖头升入风舆，由首领太监垂放舆帘，请风舆出后邸，循路线入宫。

斯时，清帝御龙袍褂，在乾清宫西暖阁等候。迨风舆至时，御前王公大臣率侍卫等，引帝至坤宁宫东



暖阁。

王公等各退，乃由福晋、命妇等，率女官、太监等至凤舆前，请皇后降舆。福晋接皇后所执之苹果，递宝瓶于皇后。然后由福晋等搀扶皇后，而女官等在前执珠灯导引，由交泰殿至坤宁宫东暖阁内。

福晋等由皇后手内接受宝瓶、苹果，伺候帝揭皇后头上盖头，毕。请帝坐居龙凤喜床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园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祝祀歌，毕。女官撤宴桌，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帝、后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云。

又十四日早，内监执事人等俱在坤宁宫殿外伺候，福晋、命妇四人敬诣东暖阁皇上、皇后前，呈进果茶，毕。福晋、命妇率女官伺候皇后冠服，毕。出东暖阁，请皇后捧柴，由福晋等交结发萨满收存。

捧柴毕，皇上御龙袍龙褂。内务府预设天地桌，陈设如意，供香烛、香斗、苹果于坤宁宫明殿内；北向设喜神桌，向东北方喜神方位如意供香烛香斗，与天地桌同，俱铺设拜褥。福晋、命妇四人，伺候皇上诣天地香案前上香，福晋等递香。

皇上上香毕，同皇后向天地香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诣喜神桌上香，同行三跪九叩礼。

行礼毕，皇上、皇后在东暖阁少坐，内监撤香案，另设灶君香供香炉案，请皇上、皇后同诣西案北案前行三跪九叩礼，次同诣灶君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

内茶膳房预备团园膳桌子于坤宁宫殿门外，女官恭进膳桌。福晋等请皇上升东暖阁北床上居左，皇后升



东暖阁北床上居右，平座，同进团圆膳，毕。女官撤膳桌，礼毕。

其他许许多多没有皇后参加的礼仪，就省略不叙了。

1922年12月3日是婉容以皇后身份第一次抛头露面的日子，那天上午十时，婉容身穿满族旗袍，梳起高高的“两把头”，和穿戴龙袍珠冠的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关于这次受贺的情形，在当时的英、美等国报纸上都作过绘声绘色的报导。

有位英国记者在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乾清门前的奇观之后，又细腻地叙述了他沿着夹在白石栏中间的甬道进入乾清宫殿内所看到的情景：在光线稍嫌暗淡的大殿之内，横摆着长长的西式几案，上面陈放着美酒佳肴。在大殿右侧有一面非常高大的镶嵌着明镜的木雕屏风，参加贺礼的人们便由这屏风之后鱼贯徐行，进入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那便是皇上与皇后接见外宾的地方。那个房间似乎没有多少华丽的陈设，只有临窗的炕上摆着黄色的坐褥。皇上和皇后向门而立；有四、五位年老的清朝官吏站在他们身后；而庄士敦先生穿着阿斯福大学硕士的特制衣冠，站在皇上身旁，介绍来宾的姓名和身份。皇上身材适中，而显得稍稍瘦弱些，身穿白色锋毛的红青袍褂，上肩下裳都有团龙补服，冠戴平常。皇后比皇上稍矮一点儿，仪态容貌都非常美好。梳妆为满洲式，高高的发髻之上满是用以点缀的绒花。她穿的是一条很平淡的黄缎织花旗袍。当外宾一一向皇上、皇后鞠躬之后，一位老臣站到大殿宝座旁边开言道：“皇帝陛下将要出来向诸位先生致辞。”随后，皇上便率领诸臣走出内室来到宝座之前，从衣内拿出一张小纸条，用英语读道：“朕见各国代表咸集于此，甚为欣悦，热烈欢迎。朕祝诸君同享健康与幸福！”说完，举起斟满香槟的高脚酒杯，对宾客们致意，遂出宫去了。

有位美国记者更为详尽地报道了皇后的仪态。他说，当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中间，英、美、法、意、荷、比等国公使及官员、侨民共三百余人，进宫庆贺新婚的皇上和皇后。这个时候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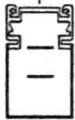


象大清帝国犹存一般。来宾们先向皇上鞠躬，再向皇后鞠躬。这位美国记者又说：我看皇上和皇后与平常人相比也没有更特殊的地方。在尊严无比的气氛中仍持有一种坦白和易的态度，亲见的人没有不深为感动的。皇上固然是常常接见外人的；皇后则向处深闺，从来没有这种机会能够见到有这样多的外宾济济一堂啊！这位观察细致的美国记者又说道：不过，皇上和皇后在受贺过程中有两次，其行为是与尊贵的身份稍有不符的，一次是当皇上看见曾给他诊过病的狄博尔时，用英语招呼了一声“狄医生”；另一次是当皇后看见女教师英格兰女士时曾以微笑相答。按这位美国记者的标准，皇后只好板起面孔作人了。婉容被立为皇后，使得荣源一家遍受皇恩沐浴，“荣宅”升格为“荣公府”，荣源被封为“承恩公”，其余的人自然成了皇亲国戚。婉容的弟弟——十岁的润麒也就是名符其实的“小皇舅”。从此，这位留着“朝天辫”的“小皇舅”，就成为宫中常见的“客人”。他经常入宫同皇帝姐夫及伴读学生溥杰、溥佳、毓崇在一起玩耍，深得溥仪的宠爱与器重。几天不见，溥仪便有如隔三秋之感。

润麒生性顽皮，玩耍当中常常过分。对此，溥仪却十分宽容，无论他在宫中怎样“兴风作浪”，也从不舍得加以责罚。润麒成为宫中不受君臣之礼束缚的“小皇舅”。因此，他兴致所至，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由此引出一个个令人忍俊不禁的趣事来。

为了方便润麒进入紫禁城，溥仪赏他三眼花翎，二品顶戴，四匹传朝马。紫禁城骑马是皇上特赏的恩赐，只有年过六旬的一二品大员才有可能得到，由此可见溥仪是多么宠爱这个小皇舅了。1923年仲春的一天，润麒骑着传朝马，在两名太监和两名护卫的伴随下，挺胸叠肚地昂然走到养心殿前。溥仪得到小太监禀报后，立刻走到门前，招呼润麒快点走，然后携他走进他的起居室。两人喝完茶，溥仪便领着润麒到东暖阁玩耍。

东暖阁本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里面摆满了一件件





玲珑剔透，精致异常的珍玩。然而，润麒只是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金银翡翠珍玩，却看上了桌上摆的一个橡皮图章，上面刻有“永保天命”的字眼，这是皇上溥仪的印玺。润麒一时兴起，就拿起印章，不分倒正，往柱子上乱扣。按宫中的规矩，皇上的印玺是最宝贵的，任何人也不得擅自乱动。可溥仪对润麒的做法，非但不加以制止，反而瞧着“小皇舅”哧哧地发笑。突然，溥仪佯装生气，使劲一拍桌子，学着京剧里的韵白道：“大胆！这养心殿乃历代皇帝所居，岂能容你如此胡闹！”说完，就去抓润麒。润麒毕竟人小身子灵活，绕着桌子、柱子，东躲西闪，溥仪追得有些气喘，未免脚步凌乱，不留神手一勾，一只金粉斗彩岁寒三友图样的一人多高的大花瓶倒下来，“哗啦啦”摔得粉碎。两个人这才停下来，坐下喝茶歇息。殿外当值的太监闻声进来，将碎破的花瓶拿了出去。

傍晚，溥仪、婉容和润麒共进晚膳。润麒走到东间门口就怔住了。只见屋内三张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一只一人多高的大奶油蛋糕，共分成三层。顶上的花样看不见，只见周围全是美人蕉图案，绿叶红花，和真花一样大小，一样鲜艳。溥仪看润麒直发呆，不由得笑道：“你不是爱吃吗，这回可得吃够了。”润麒闻言，赶紧谢恩。然后绕着蛋糕直转圈：“这么大，可怎么吃法呢？”溥仪两手一摊：“那我就不管了，你那么聪明，奶油蛋糕摆在面前连吃都不会吗？”润麒一急，伸手就去掰一支大叶子，然后送到嘴就吃。溥仪被润麒逗乐了，也用手抓蛋糕吃。润麒个矮，抓了几下便够不上了。溥仪便笑着鼓励润麒上桌子去吃。润麒本就是顽童，怎禁得住溥仪挑唆，便攀上桌子，转着圈乱抹乱抓，一边还与溥仪比划着要往他身上抹。溥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突然抓了一把蛋糕，做了个向润麒抛的动作，润麒不知是什么转身急躲，不提防脚下一滑，竟一跤跌到蛋糕里去了。溥仪仰头大笑，婉容则笑弯腰。几个小太监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从蛋糕里挖出了浑身雪白的国舅爷，一个个也大笑不止。

1923年5月，润麒奉旨进宫问安。这天，溥仪患了感冒，没





有去毓庆宫上课，他一看润麒，好像病已好了似的，拉着润麒走进前殿，站在紫檀雕云龙花纹的御座前，一指铺着明黄座垫的御座说：“坐上去让我瞧瞧。”

众所周知，这皇帝宝座是皇权的象征，除了皇帝本人，谁坐上去便是阴谋篡位，便该杀头问斩，祸灭九族。虽然皇帝已经退位了，但紫禁城仍是皇家天下，溥仪仍是这“国中之国”的“真龙天子”。润麒虽幼小顽皮，却也知道分寸，不敢造次，他冲溥仪一笑：“皇上，润麒不敢。”溥仪板着面孔，不太耐烦地说：“我叫你坐你就坐，我要体验体验，平时大臣们是怎么看我的。”

润麒本就是胆大顽童，经溥仪这么一鼓动，便顾不得多想，几步跨了上去，端端正正坐在宝座上。他目视前方，正好看见养心殿门外阶梯下几个太监随侍正交换着狐疑的眼色，不知道心血来潮的皇帝和胆大包天的国舅爷要闹出什么把戏来。溥仪见润麒坐好了，便歪着脑袋左瞧右看，然后，径直走到宝座前，蹲下身子，抬头看着宝座上的润麒，最后索性坐在宝座前的地毯上，冲着润麒说：“他们尽管给我磕头，叫我皇上，心里头真是对我忠心不二吗？特别是皇上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润麒见溥仪半晌没说话，一脸阴云，便急忙从宝座上溜下来，半蹲在溥仪面前，宽慰地说：“不管别人怎样，润麒对皇上永远忠心不二！”溥仪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两人走出前殿，又到他处玩去了。

后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逃到天津当了寓公。但他念念不忘复辟，一心想恢复大清。1929年3月，溥仪把润麒当作身边最可信赖的亲族子弟和亲弟弟溥杰一道派往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到伪满洲国。此时，溥仪已是伪满洲国的元首。润麒的母亲见儿子已经长成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便亲自奏请溥仪，向他的妹妹“三格格”韞颖求亲。

溥仪最喜欢三妹韞颖。她从小生得美丽聪颖，性情娇柔温文，深得溥仪的喜爱。溥仪又因她与二妹韞歙同自己皆为一母所生，所以对她更是倍加钟爱。溥仪见润麒母亲提亲，正合心